

文从 陆文虎 主编



□马英 著

浮游生物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自序

我是石油人的后代，却不懂石油，有的时候很为自己惭愧。出差在外，和别人说起来，让人不能理解。有的时候悔恨自己为什么没有学石油专业。这也许正是为什么写诗歌写小说，也没有多少写石油的。并不是不愿意，是自己知道石油太少了，没法写。有一年采访一个地质师，他是劳模，才知道了一些石油的皮毛知识。那时候曾经下决心学习一些，因为他的许多事迹让我感动。可那个报告文学写完，热情也没了，随着时间的消逝淡忘了。

我也许就是这么个人，学什么都是三分钟的热度，所以现在还无所事事。但又很会宽慰自己，决不让自己活得很难受。所以，我时常为自己开脱，这也许正是为什么写着写着诗歌就改写小说了；我发现写小说可以自己活得很充实，可以驾驭自己认识或者不认识的人，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天马行空无所顾忌，你可以完全沉醉在其中，得不到的东西，你可以想象得到。用啰嗦的语言表达自己完整的心情，

痛快！

我喜欢我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说不好他们是我身边的谁，但是他们会让我郁闷的心情骤然开朗起来，活得好与不好都去坦然面对。人不就活一辈子嘛！

2000年11月于家中

目 录

自 序

- | | |
|-----------------|-------|
| 到 位 | (1) |
| 摊 主 | (13) |
| 冬之泪 | (23) |
| 阳 光 | (34) |
| 原 色 | (52) |
| 别为我心动 | (66) |
| 黑夜的记忆 | (88) |
| 最后的天堂 | (102) |
| 幸福的生活从哪里来 | (132) |
| 浮游生物 | (156) |
| 抬头望天 | (193) |
| 回望老孟 | (206) |
| 翻了一座又一座山 | (221) |
| 无奈的风景 | (230) |

到 位

王利民从井队调回来时，在油田最好的饭店把井队上的那些哥儿们请了来，大醉了一场，结果，在医院里躺了好几天。从那以后，王利民再闻到酒的味儿，竟像孕妇初孕时的反应，让他忍受不了。所以，打那时起谁叫他喝酒他死活都不去，哪怕是说破了天，以致有人说王利民调到科研单位，变成了假老九了。不管别人怎么说，他是从此几年都再也没有沾过酒了。

刚调回来，王利民整天没事干，就和在井队当卫生员的对象燕子风呀火呀地在一起，也托人把她从井队调到医院里。燕子的调动没有像王利民那样费事，好歹燕子的父亲还算个小头头。

由于那时闲情，以致让燕子的肚子里早早地揣上了儿子，他们不得不匆匆地结了婚，住在王利民的母亲家。王利民还有个哥哥叫王利国，因为打架把人致残而进了监狱，所以，家里人也希望王利民住在家中。

有一天，王利民参加一场球赛。大操场上没有

球门，临时找了两个标语牌子当球门。看着标语上的字，王利民不觉有种想笑的感觉，以至于这种感觉一直充溢在比赛里，结果王利民他们输了。王利民走到那块标语牌前，仔细端详着那几个平常人根本都不注意的字：“计划生育，利国利民。”尤其是后边这句利国利民。王利民想，父母亲真是有远见哪，怎么这几个字都能延用至今呢？可越看，又觉得那两个字跟自己毫无关系。王利民忍不住放肆地笑了起来，竟然止不住，惹得周围的人都看他。他也觉得自己有些神经质，但依然没有忍住笑。后来他想起母亲的嘱咐，急忙收敛了。他想，现在不在井队了，要文明要稳重些。

刚和办公室这些人接触时，王利民遵循母亲的教诲“一定要文明一点儿，别再像在井队一样”。王利民努力不让自己多说话。他有了自己的办公桌，有了自己的一张椅子，有了自己的一只杯子。虽然在钻井研究科里当一名试验工，但这在那些在井队奋斗十几年的哥们儿眼中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他觉得他的人生算是真正到了位，也可以自豪一把了。于是他就跟那些知识分子一起分享这个有知识味儿的空间，在这间文明的办公室里与他们同呼同吸了。可王利民也有原形毕露的时候。那天正巧办公室的人都在，不知谁放了个屁。王利民像发现了新大陆，他扭过脸来一本正经地说：嗨！这是谁说话这么温柔呀！再说说咱听听。刚说完，王利民后悔了，他看见办公室那个刚分来实习的女孩阿静的脸红到了脖子底下。她尴尬地笑了一下，结结巴巴地迎着办公室那些所有将笑却不敢笑的目光说：是我不小心把凳子弄响了，不是……她没有办法让自己

说下去了。王利民恨不能有个地缝钻进去。从那时起，阿静一见到王利民，脸就红到耳根，弄得王利民好像八百辈子欠谁似的。他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真的不在井队那帮小子中间了，自己将要适应一个新的环境。

王利民觉得科里只自己一个棒劳力。其实，科里还有几个男人，但他们一旦戴上眼镜，在王利民看来，他们就已经不像他这样的男人了。所以一分东西王利民总抢先去搬运。可有一点让王利民看不惯，就是这帮人分东西简直和电子计算机一样的精细，缺一点儿多一点儿都要反复试验。所以，王利民不愿管分东西。每遇到这事，科里的那个戴眼镜的老刘就会担此重任，阿静她们几个女的就打下手。

王利民的儿子小康生出来没多久，王利民的老丈人燕子的爸爸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张中专考试简章让王利民看，还说给他弄了一个名额。其实王利民最讨厌学习，初中毕业就招工，那点儿知识早就当饭吃了。可王利民有点儿怵老丈人，加上燕子的劝说，王利民就答应了。没想到居然考中了，但是业余的。每当想起那时，王利民真的有点儿感激燕子的父亲。虽然当年和燕子谈对象时遭了他许多次白眼，但在以后的日子里，却使王利民更感激他了。王利民还应该感谢的一个人就是阿静。因为那次事件，阿静开始几乎不和王利民说话。后来他们一同去了井队，王利民做试验工，而阿静去井队实习，在井队住了半个月。阿静是回民，不吃猪肉，被井队那群小子逗哭了，王利民出面把那群小子轰跑了，而到离井队几里外的小村子给她买了好些蔬菜罐头和一些牛肉。阿静不计前嫌，说了许多感激王利民

的话。从那时，阿静开始给王利民补课。王利民也觉得过去对不起阿静，所以亲切地叫她“小丫头”，阿静也高兴地应着。

两年的时间转眼就过去了，王利民的试验工生涯也告一段落，科长也让王利民和科里的几个人合搞一些小项目。

科里新调来一个王大姐，是个快人快语的角色，一到来，科里的打水扫地她都抢着干。王利民听老刘说她原是某单位的打字员，因为和同事打架，才调过来的。王大姐过去是知青，她总爱诉说她的不幸，刚开始大家还都挺有兴趣，可架不住她祥林嫂式的诉说，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背出她的故事。王大姐来了，减轻了老刘分东西的任务，她一个人就能把那些东西搬来。每回看着王大姐骑着三轮车忙碌时，王利民总想起自己。

儿子过三岁生日时，阿静送给王利民一个大熊猫，说是给他儿子做生日礼物。这事正好被王大姐看见，她直夸阿静的眼光好，说她儿子小时候就喜欢大熊猫，可家里太穷买不起，要是当时不去插队，在市里上班，说不定还能上个什么大学也来个出人头地，哪就能真的嫁给那个屁股昌烟的老鬼呢！王利民看她那架势又要开始，就打岔过去，跟阿静说起工作上的事。王大姐待了一会儿，看插不上嘴就跑到老刘的桌对面和他拉家常去了。

过了一年，王利民被转了干。连王利民都奇怪自己运气怎么这么好，他和别人合搞的项目居然在局里拿回来一个三等奖。得奖时，大家都提议科里的人出去撮一顿去。那天晚上，大家都很高兴。阿静首先起来说敬王利民一杯，虽然王利民一开始就声

明自己不喝酒只喝饮料。但阿静依然端着酒杯站在王利民面前不走，说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不喝也得喝。王利民问是什么日子，阿静说你喝了我再告诉你。于是王利民硬着头皮喝下去，居然觉得一种好久都没有的美感融入心中。王利民心中高兴，他转过脸问阿静今天是什么日子，阿静悄悄告诉他，是那个王利民第一次注意她的日子。王利民一愣，随即反应过来，他忍不住大笑起来，饭都喷到了桌子上。阿静又脸红了，但她抿着嘴没有笑出声来。看着他俩笑，大家都莫名其妙，只有王大姐抖着自己身上被王利民喷上的饭粒，一边说，神经病。王利民看着王大姐瞪着他的那个样子更忍不住了，他仿佛又变成了几年前的他。他望着王大姐说：王大姐，你的大眼睛别一眯一眯地夹我，夹得我怪难受的。这时，老刘行家似的大笑起来，众人也都莫名其妙地笑起来。王大姐不在乎地撇撇嘴，我夹死你！又逗得众人大笑起来。王利民看见众人都笑，只有阿静收敛了笑容默默坐在那儿，一粒一粒地吃着米饭，王利民也很快收敛了笑容。本来王大姐还想再逗下去，可看众人笑够了也都没什么兴趣了，也就自己逗自己几句算是收了场，可她的眼神里，分明对王利民和阿静有一种神秘的光。

晚上他们开始玩卡拉OK。那些上了岁数的人都在一边坐着，王利民请阿静跳舞，阿静有些不情愿地起来。王利民问她怎么了，她不说话，王利民逗她开心，她也不笑。跳完一支曲子，王利民点了一首歌说是送给一个爱哭的小丫头。王利民走上台唱了一支《只要你过得比我好》。王利民的歌声确实很动听。这时，阿静也被这歌声感动，忘记了刚才的事，

首先鼓起掌来。王利民下来情不自禁地拍了一下阿静的头，说了一句傻丫头，真是个孩子。阿静的兴趣也被提了起来，她也一连唱了好几首。科里那些人陆陆续续都走了，王利民抬头看了看表，已经十一点了。他让阿静走，阿静正玩在兴头上不愿走，王利民看她那个样子，就又陪了她一会儿。

他们从卡拉OK厅出来，王利民送她回宿舍，阿静不让王利民骑车带着她，说要走一会儿说说话。其实王利民有些着急回家，他从来没有这么晚回过家，他怕燕子不高兴。但他看到阿静在兴头上，又不忍扫她的兴，就陪她走着，两人却无话。王利民把阿静送到宿舍前，自己便骑车回了家，到家时已经十二点多了。第二天王大姐便问他玩得美不美，又说自己那时没赶上好时光，眼角还不住地瞥阿静，嘻嘻笑着说这说那。

以后的日子里，阿静似乎有些异样，但王利民粗心惯了也就没有在意。倒是王大姐常提醒他，你这男子汉要多关心女同志，毛头小子就是粗心。王利民不明白什么意思，王大姐就格格地笑，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

年底，主抓他们这一路的副所长兼老总吴工请他们这些有“特殊贡献”的人去了珊珊酒家，说是为他们的努力庆贺。

没想到那天到了那么多领导。命运也许就是这么巧，王利民恰巧坐在了吴工的旁边。上边那些头头们轮番来敬吴工，吴工推说不胜酒力，说让我们这个所里很有作为的年轻人替我敬局里领导吧！王利民刚想推脱，但不知为什么一个念头闪入他的脑海。他毅然举起杯，一一和局领导每人喝了三杯，还

不知从哪儿冒出来许多话。王利民逞了一把英雄，这让吴工很是感动，直拍着王利民的肩膀说好样的，好样的。然而，刚把局领导送走，王利民就不行了，吴工忙叫人把他送回了家。回到家，王利民差点儿连胃都吐出来，要不是燕子给他打了针，他得折腾一晚上睡不着。第二天，一直到九点半王利民才醒来。一睁眼看到九点半了，王利民爬起来，头昏沉沉的。燕子把饭放在桌子上已经去上班。儿子放在母亲家了，燕子单位房子紧张，只给了一间，但燕子还是坚持搬出来住，说是跟老人住不方便。加上王利民的哥哥王利国才放出来，因为脑子有了毛病提前释放了，王利民依了燕子搬了出来。燕子说她们单位好多小姐妹不是找了科长，就是找了有本事的，都住上了二室一厅，而自己却连间像样的房子都没有。为这，燕子没少跟他生气。

王利民昏沉沉地走到桌前看了看桌上的饭。他有些恶心。他扭过头用凉水洗了把脸，感到好多了。他走出家门，刚走不远就远远地看见了阿静。阿静走到他面前没说话。王利民看出她有什么事，但王利民头疼得厉害，也就没有细问，只是粗略问了一下科里的事。阿静告诉他：吴工打来电话，跟科长说你是好样的，还给你请了假。最后，阿静看了看他，说何苦这么玩命呢！王利民笑了笑，说了句利国利民嘛。

好长时间，王利民的酒劲才缓过来。有一天，科长把他找了去，说所里开会研究王利民的人党问题，让王利民写个书面材料。王利民毫不犹豫答应了，还说了些感谢组织关怀的话。他照老刘过去入党的底子抄了一遍。但有一回集体讨论过后，科长

又找王利民，话说得很含蓄，意思是有人说，你在为人处事上有些不妥，跟某个女孩子有点儿……科长没往下说，可王利民的肺都快要气炸了。但他毕竟在知识分子堆里待了这么多年，使劲压了压火气，平和地说，那就请党组织调查吧！我是问心无愧的。后来王利民的人党问题就被搁下了，直到吴工问起此事时，人党问题才有了着落。王利民却忽然有种特别的感触，这种感触是他在井队永远悟不到的。

阿静有一天突然跟王利民说，她要结婚了。这使王利民大为吃惊。这段时间忙活人党问题，把阿静给忽略了，上班也很少看见阿静，怎么会这么突然？但王利民伸出手祝福她。王利民感到了阿静那纤弱的手在抖动。他心中猛一颤。阿静望了他一眼就走了。没过多久，阿静结婚了。

老科长要退休了。临退休前老科长找王利民说，前段时间在人党问题上对不住王利民，轻信了某些人的误传，让王利民不要怪他。他还向王利民透露，说他已经把王利民推荐上去，做科长候选人。王利民深深地对老科长表示感谢。其实王利民心中明白，老科长说的某些人就是指王大姐，但王利民觉得不必和她这样的人计较。这时王利民很高兴，在他心中，真的生出了一个愿望：他要争取。

那天，他狠了狠心，买了两瓶茅台去了吴工也就是现在的吴所长家，说是看看吴所长。吴所长见他拿着茅台，脸一沉，叫他拿回去。但王利民说什么也不拿回去，他说吴所长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对待他，关心他，他心里确实很感动。他还说从来没有人这样对他，父母不也是如此吗？他很敬佩吴老的为人。说着王利民竟然掉下泪来，说让吴老就拿他当

做亲儿子一样管教。吴所长被感动了，但依然坚持让王利民把酒拿回去。王利民没办法就拿了回来。他又让燕子从医院开了许多名贵的补药给吴所长的夫人送了去。

开春的时候，王利民当上了代理科长。所里说还得考察一段时间，先代理吧！

王利民不敢有半点儿松懈。他又一起和老刘他们搞科研项目了。阿静从结婚回来一直不爱说话，王利民偶尔问问她，她也只是笑。

阿静怀孕了，上班直反应，王利民让她回家休息，她却不肯。每当王利民听到她撕心裂肺的呕吐声，他便想到了自己。办公室没人时，他便走进来，望着阿静，过去那种纯真的感情涌上心头。他轻轻拍了拍阿静的头，看着她日渐消瘦的面孔，不无心疼地说，多保重身体。阿静会抬起一双眼睛一直望着他，王利民真想搂住阿静，但他转身走了出去。

王大姐最近老实多了，嘴也不那么爱说了。自从王利民当了代理科长后，她处处对王利民客气，让王利民都觉得有些可怜她。

突然有一天，阿静出事了。她从楼上摔了下来，孩子掉了。过了好些天，阿静打电话给王利民，希望他能来看看她，说她一个人在自己家。王利民犹豫了一下，还是买了东西，来到阿静家，敲门进去了。他看到阿静一张蜡黄的脸。阿静一见到他，泪就涌出来，喃喃地说，孩子没了，孩子没了。王利民拿了个毛巾递给阿静，让她别太难过，好好静养。阿静突然抓住了王利民的手，王利民又感觉到了那只纤弱的手，他浑身一颤，就攥住了那只手。一种涌动着的情感在他心头颤过，他一把搂住阿静瘦弱的肩头。

阿静孩子似的哭起来，抖动着肩头。王利民抚摸着那肩头，情不自禁地亲起阿静的头发……

没过多久，阿静就上班了，精神也好了许多，但王利民却不敢多看阿静一眼。王利民给阿静安排了一个轻闲的活儿，这让王大姐心中生出许多不平，但她又不敢说。有一天，突然阿静的丈夫闯到办公室来，点名要找王利民。当王利民出来时，还没明白怎么回事，胸口就重重挨了一拳，紧接着又是一通拳脚。王利民根本就没有还手的机会。闻讯赶来的阿静拉起丈夫，不想被丈夫打了一个耳光。阿静摔倒了，嘴里说你疯了，你疯了。她丈夫气愤地说，你才疯了，你看这是什么？要不是我看见这些肉麻的东西，我怎么会知道这个狗男人呢？怪不得总吵吵要把孩子做了，原来另有奸夫呀，怪不得总不跟我……阿静突然从地上跳起，从丈夫手里抢过日记本，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这时所里的保卫人员来了……

阿静把所有的事都揽到自己头上，说自己不好，一时冲动让王利民到她家去，但他们确实什么也没有做，他们之间是清白的，王利民根本就是有原则的。最后此事不了了之。

那天王利民一句话都没说。但他心中却一直生出许多愧疚，他觉得自己根本不像男人了。燕子带着孩子回娘家住去了，家里乱糟糟的。王利民的考验期结束了，由于王利民最近的心情和对阿静的那份负疚感，他连工作都没有汇报好。几天之后，老刘当上了正式科长。王大姐也挺直了腰杆，又开始了她的游说生活。王利民从科长的屋里搬回了大办公室。几天里他消瘦了许多。他恍惚了好几天。燕子

托人来说要离婚，而且拿来了签好的离婚协议，听人说燕子的父亲给她找了个科长，就等王利民签字了。王利民此时真的很想井队上的哥们儿，真想和他们在一起再喝酒。阿静望着他，他却不敢望她。他是懦夫。阿静离了婚，孑然一身地搬回了单身楼。而王利民根本不敢去面对她。他很早就来办公室打水扫地，然后躲在厕所里待上一阵子，再埋下头干自己的事。那个王大姐算是解放了，整天不是说就是笑，很是开心。王利民想要是依自己从前的脾气非揍她一顿，可如今，他没有心思去想他从前的有些事。他努力躲避阿静，阿静反倒很平静地观察了王利民好几天。阿静又恢复了原样，气色和模样都很好，只是脸上成熟了许多。有一天，王利民做完手里的事刚想躲进厕所去，被早等在那儿的阿静堵住。她只说了一句话。今晚我在珊珊酒家等你。说完她就走了。王利民愣在那儿好半天。他紧张了一天，晚上，他很犹豫。他想阿静一定会报复他，他是太懦弱了。后来他横下一条心，心想也真该让阿静报复一下了。他收拾了一下衣装，匆匆赶到珊珊酒家。阿静在那儿安静地等着，他低头走过去坐下。阿静给他倒上酒，他毫不迟疑地端起来就喝干了。阿静又倒上，他又喝干。一连五杯进肚，阿静笑了，连他自己也笑了。这时，他才觉得轻松起来，于是，他和阿静聊着天说着过去可笑的事，然后你一杯我一杯地喝着。王利民奇怪阿静的酒量。阿静看出他的疑惑，她说现在什么也不必那么含蓄了，自从那天咱们来过这儿后，我几乎天天来，就这样，酒不知不觉把我喝麻木了。王利民笑了笑说，我真傻，干嘛去争那些，要是我一直待在井队，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发生这么多

事。唉！人这一辈子干嘛那么多利欲。我刚开始调回来时以为自己一辈子算是到了位，可是一步步鬼催似的，自己变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唉！过去多好！王利民说着把酒瓶里最后一点儿酒喝干。这时阿静拉起他的手来到了卡拉OK。阿静点了一首歌，深情地唱给了王利民，还是那首《只要你过得比我好》。王利民深深地陶醉了。

深夜他俩走在马路上，阿静挽着王利民，忽然站住了。她望着王利民，王利民情不自禁地亲了一下她。阿静说，自从那天你关心过我，我就想应该为我爱的人生一个孩子，这样我才心安……王利民突然跪下，眼泪流出来，对不起阿静，是我害了你，是我害了你。阿静也跪下。两人抱在一起很久。王利民的心激动着，他忽然端起阿静的脸说你这个傻丫头，傻丫头……

王利民把阿静送回宿舍，然后独自走在马路中央。他忽然觉得有一种东西应该发泄，他好像又回到了井队，那灯那井架。他解开裤子，一条冒着热气的白线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王利民觉得心中好舒服、好舒服……

雜 文

雨，哗哗地痛快地往下倒着。

刚下时，有人狂喜，有人欢呼，可时间久了，就有人诅咒了。这些诅咒的人当中就有阿英。阿英此时半倚着门框望着这雨，她不光是诅咒，她还有些忧虑。

阿英的家在一座垃圾堆前面，房子有些破旧，像遭了袭击一样，加上有垃圾堆的陪衬，就更像了。当初，阿英的家并不住在这个不像住的地方的地方，然而后来种种原因，迫使她一而再再而三地换地方，由原来的平房换到了这座破旧的铁皮房子里，也使她不敢也不能挑三拣四的。没有把她开除出这个自由市场周围，也真算是她的万幸。可最使她头痛的就是铁皮房后的那一堆垃圾。冬天，垃圾被刮得满天飞，有时沿着铁皮房盘旋一阵就一层层落到了铁皮房前面。夏天不敢开窗户，那味道冲得简直能把你擻一溜跟头。阿英有时揶揄地想，现代人都有文明味儿，连垃圾现代得都越来越够现代味儿了。想归想，自己仍然不能让一家人换地方。可这